

## 《日本雜事詩》與近代漢語新詞\*\*

蔣英豪\*

### 摘要

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初版於1879年，有詩154首；定稿刊於1898年，增刪成200首。此書與黃氏的《日本國志》關係密切，是《日本國志》的「韻文版」、「普及版」、「預告版」，其初版日期比《日本國志》成書（1887）早八年，距《日本國志》出版（1895）達十六年，其定稿日期則在《日本國志》出版後三年。《日本國志》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發揮過重要的影響，但說到流傳之廣與影響之深遠，則《日本雜事詩》又在《日本國志》之上。《日本雜事詩》最令人觸目的是大量運用了新詞，合共超過四百個，其中概念源自西方的新詞約有一百五十個，取自日本固有語詞的則約有三百個，是早期大量從日本引進新詞的嘗試。本文係以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在2001年出版的《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和梁啟超在1896年至1907年間主編的《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為參照係數，檢視《日本雜事詩》與近代新詞的關係，並肯定《日本雜事詩》在近代漢語輸入新詞的重要性及黃遵憲在這方面的貢獻。

關鍵詞：詞彙學、近代漢語、新詞、黃遵憲、日本雜事詩

### 一、前言

黃遵憲（1848-1905）出版於1879年的《日本雜事詩》，是他的五十萬

\*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的「現代漢語詞匯的創世紀——梁啟超系報刊新語詞研究」（The Genesis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 Study of the New Terms in the Three Journals of Liang Qichao）研究計畫成果。謹向該局致謝。

言巨著、影響晚清政局極其深遠的《日本國志》的「韻文版」、「普及版」、「預告版」。黃氏於1877年11月隨中國第一批駐日使團到達日本，任二等參贊。到日本不久，他便察覺到日本問題的迫切性、明治維新的重要性以及國人對日本的無知，因此立志要編寫《日本國志》，<sup>1</sup>並勤於搜集著書的資料，結交日本學者。居日才一年，他對日本的認識已遠較一般人為廣博深刻。由於考慮到《日本國志》並非短期內可以寫成，為了盡早達到向國人介紹日本的目的，他便運用手頭的資料，在1878年秋天到1879年春天的幾個月內，動筆寫了154首詩，合成《日本雜事詩》，<sup>2</sup>同年交總理衙門以同文館聚珍板刊印出版。<sup>3</sup>詩歌是用竹枝詞的形式寫成的，每首四句，每句七字。由於黃氏旨在增加國人對日本的認識與了解，因此每首詩之後，都附了頗為詳細的「注」，使讀者對詩意了無疑義。<sup>4</sup>黃氏選用竹枝詞的形式，顯然是從吸引讀

- 1 梁啟超（1873-1929）〈嘉應黃先生墓誌銘〉在提到黃氏撰《日本國志》的動機時說：「當吾國二十年以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則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為吾中國。」見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1164。
- 2 黃遵憲在1890年寫於清廷駐倫敦使館的〈日本雜事詩自序〉云：「余於丁丑（1877）之冬，奉使隨槎。既居東二年，稍與其士大夫遊，讀其書，習其事，擬草《日本國志》一書，網羅舊聞，參考新政，輒取其雜事，衍為小註，弗之以詩，即今所行《雜事詩》是也。」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095。黃氏1885年寫於梧州的〈重刊日本雜事詩自序〉云：「此篇創於戊寅（1878）之秋，脫稿於己卯（1879）之春。」見求自強齋主人（梁啟超）編，《西政叢書》第25種《日本雜事詩》（上海：慎記書莊，1897），葉1上。
- 3 王仲厚〈黃公度詩草外遺著佚聞〉在提到《日本雜事詩》初刻本出版時的情況說：「《日本雜事詩》既成，因即呈送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附設之譯學館審核，時嚴復主事，以是書之有重大之意義也，乃急用同文館聚珍板刊行之，是為《日本雜事詩》之原本。」見鄭子瑜編，《人境廬叢考》（香港：商務印書館，1959），頁156。不過王仲厚的說法是有疑問的，因為嚴復1879年剛從英國卒業回國，受聘為馬江船政學堂教員，未聞在譯署任事。參王蘊常，〈嚴幾道年譜〉，見牛仰山等編，《嚴復參考資料》（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頁26。1879年總理衙門諸大臣中，與黃遵憲有舊的有丁日昌（1823-1882）。丁氏曾助李鴻章（1823-1901）辦洋務。他很早便賞識黃氏才華，1875年任福建巡撫時嘗欲招黃遵憲為幕僚，黃遵憲以將赴順天鄉試未就。他對黃遵憲推許甚至，黃氏的《雜事詩》能經總理衙門迅速出版，應是丁氏之力。參蔣英豪，《黃遵憲師友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頁34。
- 4 當時駐日公使館幾位能詩的要員都曾以竹枝詞的形式記下在日所見所聞。除黃氏外，公使何如璋（1838-1891）有《使東雜詠》68首，附於《使東述略》之後，曾刊行。副使張斯桂（1818-?）有《使東詩錄》40首，1893年由王錫祺（1855-1913）輯入《小方壺齋輿地

者的角度考慮的。傳統竹枝詞多寫異地民風，帶有很強烈的獵奇色彩，容易引發讀者的興趣。詳細的注釋，為讀者提供認識日本的資料，才是黃氏的主要目的。<sup>5</sup>黃的寫作態度也很嚴謹，書稿初成，曾請日本學者重野安繹（1827-1910）、岡千仞（1833-1913）、青山延壽（1820-1906）、蒲生重章（1833-1901）等替他評校。<sup>6</sup>《日本雜事詩》的內容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別：介紹日本歷史與民風，與介紹日本維新事物。<sup>7</sup>黃氏創作與出版《日本雜事詩》，有很強烈的實用目的，與傳統以詩歌作為抒情、諷諭、記敘、甚至議論，其出發點顯有不同。由於有這樣的目的，則書之流傳廣否，應是作者極其關注的事。

事實上《日本雜事詩》出版後流傳甚廣，版本也很多。<sup>8</sup>黃遵憲在1898年為《雜事詩》戊戌長沙刻本寫的跋上提到：「今此本為第九次刊印矣。」<sup>9</sup>可見其版本之多及其廣受歡迎的程度。<sup>10</sup>《雜事詩》從1879年到1898年間的版本，我們現在知道的，起碼有下列這一些：

1879年總理衙門同文館聚珍板刊本，是《日本雜事詩》的初刻本。

1880年香港循環日報據1879年刊本活字排印，後收入「弢園叢書」。

日本鳳文書房印本。

---

叢鈔》。何、張二書均有自注，詳略不一，唯均不若黃氏《雜事詩》詳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有《日本雜事》二卷，取《日本雜事詩》之注而去其詩。見帙10，葉283上-301上。由此可見在晚清有些人心目中，《雜事詩》「注」的重要性遠勝於其「詩」。

- 5 參Noriko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0. 周作人（1885-1967）在〈論黃公度的日本雜事詩〉中也說：「《雜事詩》一編，當作詩看是第二著，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紀錄。」載《人境廬叢考》，頁24。
- 6 〈重刊日本雜事詩自序〉（1885），見《西政叢書》第25種《日本雜事詩》，葉1上。不過與黃氏往來相當密切的石川英（1831-1918）曾埋怨黃公度並非盡納日本友人的意見，所以書中仍有不少錯漏。見*Reform in China*, p. 51.
- 7 黃氏在《雜事詩》1879年初刊本跋文中嘗分書中之詩為國勢、天文、地理、政治、文學、風俗、服飾、技藝、物產等九類。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158。
- 8 J.D. Schmidt, *Within the Human Realm: The Poetry of Huang Zunxian, 1848-19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02.
- 9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159。
- 10 《雜事詩》的讀者還包括了清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光緒帝於1896年向臣下索閱《日本雜事詩》，由張蔭桓（1837-1900）進呈一冊。見*Reform in China*, p. 208.

1880年日本東京書肆翻刻本，乃飯島有年據循環日報本加標點而成。

日本京都書肆翻刻本。

1885年梧州自刊本。據1879年初刻本由黃博厚堂刊印。

1886年中華印務局印本。

1897年長沙翻刻本。

1897年慎記書莊「西政叢書」（梁啟超編）石印本，據1885年梧州重刻本。

1898年長沙富文堂定本。黃氏自以此本為「定稿」。<sup>11</sup>

在這眾多的版本中，1897年及以前所刻的都屬「初刻本」系統，有詩154首；1898年的刻本是「定稿」，有詩200首。<sup>12</sup>黃遵憲視為畢生志事的《日本國志》，一直到1895年年底才出版。在《日本國志》出版之前的十六年，便由《日本雜事詩》肩負著向國人介紹日本的責任。《日本國志》出版後，其影響力只限於社會上層，若以對社會大眾影響之廣泛而論，版本眾多的《日本雜事詩》肯定在殫精竭慮的《日本國志》之上。伴著日本新事物而來的詞，也隨著《日本雜事詩》流傳而在中國落戶生根，其中許多一直到現在仍是漢語中的常用語詞。

## 二、新詞參照係數之一：《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

本文所說的新詞，指的是作為新概念的標記、前此漢語中所無或雖有而其涵義並不相同的語詞，這些詞一般也稱作「外來詞」或「外來語」。<sup>13</sup>所謂

11 版本資料主要據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跋〉（1898），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159。參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2），頁305-307。又參黃遵憲著，實藤惠秀譯，《日本雜事詩》（東京：平凡社，1969），頁309-311。又參王颯，〈從日本雜事詩的修改看黃遵憲思想的發展〉，載嘉應學院黃遵憲研究所選編，《黃遵憲研究資料選編》（香港：天馬圖書公司，2002），頁756。

12 〈日本雜事詩自序〉（1890）云：「使事多暇，偶翻舊編，頗悔少作，點竄增損，時有改正，共得詩數十首。」則《雜事詩》「定稿」之雛形在1890年已具備，唯其出版並取代「初刻本」則在1898年。

13 「新詞」的涵蓋範圍比「外來詞」、「外來語」廣闊，有些「新詞」本身並非「外來詞」（如「戊戌變法」）。當然，「外來」是這批新詞的主要共同特徵。事實上過去幾十年近代漢語新詞的主要研究，如高名凱、劉正埏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劉正埏、高名凱、麥永乾、史有為的《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

近代，學界一般指的都是從鴉片戰爭（1840）到五四運動（1919）這七十九年間的一段時期。這段時期在中國而言是發生「亙古未有之巨變」的重要歷史時期。隨著中國走向世界，日常生活中出現了大量新詞。在近代這場轟轟烈烈的創造新詞運動中，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以其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的特殊內容及其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風靡一時的巨大影響，起了顯著而不可忽視的作用。當然，以當時形勢而論，即使沒有《日本雜事詩》，日譯漢語新詞仍會輸入中國。但《日本雜事詩》大量介紹新詞，卻是這場創造新詞運動中很令人注目的一個環節。書中出現的新詞，數逾五百個，如果扣除了日本古近代人名、古代地名、年號等較難成爲漢語中活躍成分的語詞，剩下來的約有三百個。《雜事詩》定稿本連詩連注有四萬多字，則其新詞出現的頻率是相當高的。要測定這批詞彙與近代漢語新詞的關係，我們便需要一些參照係數。本文嘗試以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在2001年出版、由黃河清、徐文湛、姚德懷等人編寫的《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和梁啓超（1873-1929）在1896年至1907年間主編的《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爲參照係數檢視《雜事詩》與近代新詞的關係。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是劃時代的工具書，我相信它在將來漢語詞典的編寫上應會發揮深遠的影響。這本詞典的籌劃和編寫工作都非常認真。爲籌備編寫此書，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在1993年7月至2000年6月七年間出版了22期的《詞庫建設通訊》，累積資料，引發討論，其工作態度是很嚴謹的。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主要收錄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期一百五十年間出現的新詞，<sup>14</sup>其中又以近代新詞爲主。全書共收5275詞條，其中正條（現在習見的語詞）有1700多條，其餘爲副條（現已不用的「舊詞」）；屬於同一概念的詞組，正條只有一條，副條則往往有幾條甚至幾十條；也就是說，書中「收了代表1700多種不同的事物概念的同義詞組」。<sup>15</sup>

---

社，1984），岑麒祥的《漢語外來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都稱「外來詞」。「外來語」一詞就是晚清時期借自日本的新詞，1902年章太炎在〈文學略例〉中就用過，載《新民叢報》15號，1902年9月。

14 姚德懷，〈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序〉，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序2。

15 同上註，序3-4。

撰稿人在撰寫書證時參考了近三百種文獻，這些書目在詞典附錄的「例證引用文獻」中一一列出。書中詞條都附有「外語對應詞」（主要是英語對應詞）以助界定詞義，並有「例證」，列出使用了該詞的文句及其出處。<sup>16</sup>「例證」（書證）之設是此詞典的主要特色，編撰者致力於「給出早期書證，甚至是首見書證，並力求標出相應的年份」，<sup>17</sup>有助讀者掌握新詞出現的時間，對追蹤近代新詞的出現也很有幫助。雖然詞典的編撰者謙稱「詞典收詞的標準有相當的任意性」，<sup>18</sup>而參考的文獻也不足夠，<sup>19</sup>但以其現在的規模看來，它已為將來中國詞典的編撰樹立了新的典範。這本詞典具備了這些特點，有利於作為我們衡量《日本雜事詩》與中國近代新詞關係的一個相當有效的參照係數。

《日本雜事詩》是《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的其中一個重要書證來源。《詞典》所收的5275個新詞中，九成半以上都附有書證及書證年份。在這些附有年份的書證中，有76條是註明來自《日本雜事詩》的。以其書證文獻來源近三百種計，則《日本雜事詩》所佔比例相當高。但必須指出的是，《詞典》的編纂者在處理《日本雜事詩》這筆文獻時犯了一些相當嚴重的錯誤，影響了有關書證的可靠性。《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的「例證引用文獻」引用《日本雜事詩》作為文獻的一條資料是這樣寫的：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1890年，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重印本。

這條文獻資料本身有好幾個問題：

1. 它沒有說明原始資料的版本和出版年份，書名後的「1890年」，既不能說明版本，也不能作為出版年份。它只是黃遵憲在倫敦使署修改《日本雜事詩》，增刪詩、注，並撰〈自序〉的年份。但這個增刪本在當時並未出版，而1897年及以前所刊各本，都是據154首的「初刻本」重刻的。如上文所述，《日本雜事詩》的「初刻本」出版於1879年，「定稿本」出版於1898年。書證資料一律當作1890年，是不恰當的。引用《日本雜事詩》的材料，首先應辨明是「初刻本」已有的還是經「定稿本」增刪的。屬「初刻本」

16 同上註，序3。

17 同上註，序2。

18 同上註，序4。

19 同上註，序2。

的材料其書證年份應為 1879 年，屬「定稿本」的材料其書證年份應為 1898 年。

2. 資料提到「長沙：岳麓書社，1985 年，重印本」，指的應是岳麓書社在 1985 年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第 10 輯。此書收錄了羅森的《日本日記》、何如璋的《使東述略》、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等幾種作品，《日本雜事詩》用的是鍾叔河輯注校點的《日本雜事詩廣注》。鍾氏的《日本雜事詩廣注》最初是於 1981 年由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根據的是《日本雜事詩》1898 年的「定稿本」，提供了「初刻本」與「定稿本」的對比資料，同時還把《日本國志》中的相關資料加進去，故稱「廣注」。<sup>20</sup>《詞典》此條文獻資料中的岳麓版的《日本雜事詩》其實是《日本雜事詩廣注》，二者二而非一，不能混為一談。

3. 岳麓版的《日本雜事詩廣注》作為叢書的組成部分，本身沒有獨立的編碼，作為書證的文獻依據，並不合適。<sup>21</sup>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在處理此條文獻資料時最嚴重的錯失其實在於：它完全忽略了《日本雜事詩廣注》中有大部分資料是屬於《日本國志》的這一事實，把原屬於《日本國志》的資料當成《日本雜事詩》引用作為書證。《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76 條註明來自《日本雜事詩》的書證中，有 57 條其實是出自《日本國志》的。<sup>22</sup>《日本國志》初版的出版年份是

20 鍾叔河，〈千秋借鑒吾妻鏡——黃遵憲和他介紹日本的兩部書〉，見黃遵憲著，鍾叔河輯注校點，《日本雜事詩廣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 21。

21 岳麓版《日本雜事詩廣注》比較起湖南人民版自有其長處，它校對較精審，而且書後附有「人名索引」及「譯名簡釋」，是湖南人民版不可企及的優點。但如果要作為書證出處的依據，獨立成書的湖南人民版毋寧是較為適合的。

22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書證註明來自《日本雜事詩》而實是出自《日本國志》的 57 條新詞如下：

採礦學	齒簽	電信機	法庭	工場	公判	廣場	博物學	博物局
國字	合眾黨	會友	假名	檢察官	接植	競馬場	礦山	歷史
立憲	邏卒	鏡寫真	舶長	民主	民主黨	農場	平假名	總理
破產	普通	汽船	上訴	商務	社會	生理學	辯護	十字軍
守舊黨	燧木	踏踏美	特命全權大臣		踢球	投票	外國語	宗教
外國語學校	物理學	香迸酒	憲政	小學校	行政	學制	主義	
藝術	預審	政黨	政體	政治學				

1895 年，《日本雜事詩》「初刻本」的出版年份是 1879 年，二者相去十六年，把二者混為一談，其所涉及的年份誤差是十六年。如上文所論，《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志》二書關係雖然密切，但在書證中把二者相混，卻是極不合適的。因此《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註明書證出自《日本雜事詩》的詞條，只有 19 條是資料正確的。在這 19 條資料中，其實還應細分是來自「初刻本」的還是來自「定稿本」的。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涉及《日本雜事詩》雖然有上述種種缺失，但由於其書全面提供書證及年份資料，對新詞的溯源與研究工作大有裨益，瑕不掩瑜，我認為讓它擔任研究的踏腳石和參照係數的角色還是很恰當的。為便討論，我先把這 19 個新詞及其相關資料表列在下面（見表一）：

表一 《日本雜事詩》新詞見於《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書證者

詞目	外語對應詞	現代用詞	出現首數	詩 / 注	備註
天皇		天皇	初 1 定 1 *	注	
帝國	empire	帝國	初 1 定 1	詩 + 注	
民權	civil right	民權	初 6 定 6	注	
太陽曆	solar calendar	陽曆	定 14	注	
馬鈴薯	potato	馬鈴薯	初 18	注	
勳章	decoration	勳章	初 34 定 34	注	
寶星	decoration	勳章	初 35 定 35	注	
營業稅	business tax	營業稅	初 39 定 39	注	
元老院	senate	元老院	初 42 定 44	注	
民法	civil law	民法	初 42 定 44	注	
消防	fire fighting	消防	定 47	注	
統計表	statistical table	統計表	初 49 定 52	注	
理學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學	初 51 定 54	注	
礦學	mineralogy	礦物學	初 51 定 54	注	
文憑	diploma	文憑	初 51 定 54	注	
士官學校	military academy	軍事學校	初 54 定 57	注	
母字		假名	定 62	注	
五十母字譜		五十音圖	定 62	注	
農學	agronomy	農學	定 186	注	

\* 初=初刻本，1879；定=定稿本，1898

我們可以根據這個表做一些初步的觀察。在 19 個新詞中，有 14 個是在「初刻本」就出現的，也就是說，其書證年份應為 1879 年，而非《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所標示的 1890 年。至於其他 5 個在「定稿本」才出現的新詞，其書證年份應定為 1898 年。表中 19 個新詞，大部分已在漢語中固定下來，成為我們現在仍在用的現代漢語語詞，這可見《日本雜事詩》在漢語詞彙史上是有其重要性的。這 19 個新詞中，其概念源自西方的佔了大部分，源自日本的只有三個，這說明了《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這類詞典，其收詞偏重於源自西方概念的語詞，因為這些語詞在現代漢語中較佔優勢。但事實上《日本雜事詩》中日本概念新詞多於西方概念新詞，如果把日本古近代人名、古代地名、年號等也算進去，則源自日本的新詞更佔多數。新詞多見於自注而少見於詩句，說明了「注」的部分在以增進國人對日本認識為目的的《雜事詩》中的重要性。

附帶一提，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其《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中列舉了 46 個他在《日本國志》中發現的、「以前書中所沒有的……日語原語借詞和回歸借詞」，<sup>23</sup> 其中農學、民法、海軍、陸軍、消防、證券、營業等七個詞，其實在《雜事詩》的初刻本中已經出現。

以《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為參照係數，還可以檢出一批在《日本雜事詩》中出現過、但《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提供的書證年份早於《日本雜事詩》出版年份的新詞。這批詞為數有 48 個，為便討論，我先把它們表列如下（見表二）：

表二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新詞書證年份早於《日本雜事詩》者

詞目	外語對應詞	現代用詞	出現首數	詩 / 注	詞典書證年份	備註
北緯	north latitude	北緯	初 1 定 1	注	1882	
東經	east longitude	東經	初 1 定 1	注	1882	

23 馬西尼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頁 119。

自由	freedom	自由	初6定6	注	1872	
議院		議會	定7	注	1857	
自由黨	the Liberal Party	自由黨	定7	注	1898	見清議報
共和黨	the Republican Party	共和黨	定7	注	1899	見清議報
外務省		外交部	初31定31	注	1878	
內務省		內政部	初31定31	注	1878	
大藏省		財政部	初31定31	注	1878	
陸軍省		陸軍部	初31定31	注	1878	
海軍省		海軍部	初31定31	注	1878	
文部省		教育部	初31定31	注	1878	
工部省		工務部	初31定31	注	1878	
司法省		司法部	初31定31	注	1878	
宮內省			初31定31	注	1878	
議員	parliament member	議員	初32定32	注	1878	
上議院	Upper House	上議院	初32定32	注	1857	
下議院	Lower House	下議院	初32定32	注	1857	
祝炮	salvo	禮炮	初33定33	注	1878	
醫院	hospital	醫院	初46定50	注	1835	
博物館	museum	博物館	初47定51	注	1844	
新聞紙	newspaper	報紙	初50定53	注	1833	
淡氣	nitrogen	氮	初51定54	注	1855	
重學	mechanics	力學	初51定54	注	1634	
光學	optics	光學	初51定54	注	1872	
化學	chemistry	化學	初51定54	注	1857	
數學	mathematics	數學	初51定54	注	缺書證 <sup>24</sup>	
植物學	botany	植物學	初51定54	注	1858	
卒業		畢業	初51定54	注	1899	見清議報
中學	secondary school	中學	初52定55	注	1623	非謂與西學對舉之中學

24 「瑪得瑪第加」條書證則謂1623年。

性理學	philosophy	哲學	初 52 定 55	注	1881	
師範學校	normal school	師範學校	初 52 定 55	注	1877	
片假名	katakana	片假名	初 60 定 65	注	1894	
十字架	cross	十字架	定 84	注	1823	
西曆		公曆	初 103 定 133	注	1891	
電音			初 106	注	1870	
電氣報	telegraph	電報	初 106	注	1877	
國旗	national flag	國旗	初 110 定 98	詩+注	1873	
英語	English	英語	定 104	注	1843	
料理		料理	初 119 定 109	詩+注	1877	非指打理安排
自來火	match	火柴	初 93 定 129	注	1877	
煙草	tobacco	煙草	初 93 定 129	注	1856	
寒暑針		寒暑表	初 142 定 185	注	1849	
度		度	初 142 定 185	注	1623	經緯度
西醫		西醫	定 167	注	1857	
博覽會	exposition	博覽會	定 178	注	1899	見清議報
人力車		人力車	初 139 定 181	注	1876	
煤礦	coal mine	煤礦	初 145 定 190	注	1857	

我們可以先對表中新詞做一些初步的觀察。首先，這 48 個詞，其中 9 個的書證年份，其實是《日本雜事詩》早於《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所提供的。現分述如下。

「自由黨」、「共和黨」、「博覽會」——此三詞只見於「定稿本」，其出版日期為 1898 年 5 月。《詞典》為「自由黨」所引的書證，出自東海散土的《佳人奇遇》卷 1，見《清議報》第 3 號，出版於 1899 年 1 月；「共和黨」的書證出自〈菲律賓義徒獨立匯志〉一文，載《清議報》第 20 號，出版於 1899 年 7 月；「博覽會」的書證出自〈萬國平和同盟說源流考〉一文，載《清議報》第 15 號，出版於 1899 年 5 月。據此則《雜事詩》此三詞年份俱早於《詞典》所引的《清議報》。《詞典》的書證應引《雜事詩》而非《清議報》。

「卒業」——此詞見於「初刻本」，其出版日期為1879年。《詞典》為此詞所引的書證，出自〈美國男女婚嫁數〉一文，載《清議報》第12號，出版於1899年4月。據此則《雜事詩》此詞年份早於《詞典》所引的《清議報》二十年。《詞典》的書證應引《雜事詩》而非《清議報》。

「北緯」、「東經」、「心理學」、「片假名」、「西曆」——此五詞見於「初刻本」，其出版日期為1879年。《詞典》為「北緯」、「東經」二詞所舉書證年份為1882年，「心理學」為1881年，「片假名」為1894年，「西曆」為1891年，其實俱晚於《雜事詩》。

至於「外務省」以下九詞及「祝砲」一詞，《詞典》所舉書證俱出自何如璋（1838-1891）的《使東述略》和《使東雜詠》，年份則定為1878年。何氏二書確寫於1878年，在1893年前已有刊本，但流傳不廣。<sup>25</sup>「祝砲」一詞，黃遵憲在1870年寫〈香港感懷〉已用。<sup>26</sup>若論這幾個新詞的使用時間，《雜事詩》即使不早於何如璋，起碼也與他同時。

由此可見，《雜事詩》在許多新詞的運用上都起了帶頭的作用。

其餘39個新詞，如《詞典》所示，在《日本雜事詩》出版前已經出現。由於《雜事詩》的流傳與普及，這些新詞出現在《雜事詩》中，肯定有助於其在日常語言中獲得接受，在漢語中固定下來，進而成為現代漢語語詞。正因如此，這批詞大部分都成了現代漢語語詞，而我們在下一節引進另一個參照係數，更有助於證明這點。

《日本雜事詩》中所見的近代漢語新詞，當然不止上文所列的67個，只是《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沒有把它們收羅進去。為使讀者對《雜事詩》中的新詞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我嘗試把上列兩表以外的新詞分成「源自西方」與「源自日本」兩類列在下面（見表三、四）。所謂「源自西方」的新詞，指概念源自西方，經日本人用漢字翻譯的新詞；所謂「源自日本」的新詞，指日語中固有的語詞（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是日語語詞的漢語音譯），而為漢語中所無，或漢語有之而涵義與日語不同的語詞。近代漢語語詞與現代慣

25 參王錫祺，《〈使東詩錄〉跋》（1893），載《走向世界叢書·十》（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153。王氏云：「何著《使東述略》、《使東雜詠》坊間有刊本。」

26 「祝砲日雷鳴」句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33。是詩吳天任《清黃公度先生遵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定為1870年作。

用語詞相同者，只列一個；其有不同者，則現代語詞用括號列在後面。

表三 《日本雜事詩》所見其他源自西方的新詞

立憲黨	改進黨 (革新黨)	紙幣	墨西哥
歐羅巴 (歐洲)	海軍	陸軍	操練場 (操場)
法蘭西 (法國)	佛蘭西 (法國)	天堂	警視 (警察)
消防局	病院 (醫院)	窺臟鏡 (內窺鏡)	剖驗
新聞	飛電 (電傳)	上板 (見報)	輕氣 (氫)
炭氣 (二氧化碳)	養氣 (氧)	電氣	德意志 (德國)
法學	耶穌	十誡	畫學
天文地理學	動物學	機器學	雌雄配合法 (授精法)
留學生	女子師範學校	地球圖 (地圖)	幼稚園
阿剌伯數字	切支丹 (基督教)	地衣 (地毯)	男女同權 (男女平等)
淡巴菰 (煙草)	寫真 (攝影)	英吉利里數 (英里)	日耳曼
美利堅合眾國	亞西亞 (亞洲)	和蘭 (荷蘭)	條約
維新	太陰曆 (陰曆)	庫頁島	費雅喀
俄羅斯	公使	印紙 (印花)	稅券 (印花)
課稅	證券印紙 (印花)	准牌 (執照)	酒稅
煙草稅	墨西哥銀錢	新聞	普魯斯人
日本史學	漢文學	英文學	海外留學生
地學 (地理學)	商賈學 (商學)	開巒 (開學)	米利堅 (美國)
半懸國旗 (下半旗)		給假	習槍所 (練靶場)
五大洲	五部洲 (五大洲)	預防傳毒 (預防傳染病)	
窺測 (內窺)	內務卿	東京大學	創世記

表四 《日本雜事詩》所見其他源自日本的新詞

一向宗	生銜	檀那	御茶壺	奧姑
外婦	權妻	藝妓	貸座敷	地獄女
羅紗北戲	料理屋	揚弓店	落語家	數奇屋
蒲燒	堅魚	加追沃	大問屋	賣捌所
大安賣	小間物屋	兩替屋	銘酒	御茶
御茶漬	玉子	鴨南蠻	八百屋	九里

八里半	壽志屋	味噌	能	監銀
牙郎	頭取	肝煎	東洋車	隼人
相撲	吾妻鏡	游部君	明治	藩士
物語	大和	富士山	賀白山	越中立山
信濃河	琵琶湖	太政官	調查局	賞勳局
法制局	町	番地	漢字	漢音
支那音	庫里	大黑	日蓮	新嘗祭
單箭	長持	黑棚	廚子	釣台
假父	赤信女	官許	私賣淫	柳燧
楊花	行廚	犬追物	櫻花	墨江
櫻飯	櫻餅	櫻茶	演史家	箱館
球杖	玉打	羽子板	鷗燈	盆踊戲
節句	上無月	元豬	蛭子會	蟹福
月代	十河額	鷓鴣	足一騰宮	冰木屋
江戸香	肉盒飯	骨董飯	瓊芝	石花菜
東洋菜	瓊棖	鏡餅	歡喜團	傳喜
雅樂寮	猿樂	散樂	田樂	色長
狂言師	地謳	和歌	三味線	三弦
芝居	三弦琴	萬葉集	歌仙	歌聖
漢醫	小笠流	頭春	尾春	七寶燒
聚頭	昆布	海鼠	海幸	山幸
國造	國司	蝦夷	氏上	歌合
詩合	扇合	繪合	雜合	風音
蛭子	花糕	瓠花	角子	蕃別
藥食	山鯨			

從上列兩表所見，源自西方的新詞，大部分照原來的形式在現代漢語中保留下來；源自日本的語詞，則只有小部分以外來語詞的形式仍然在現代漢語中出現。可見黃遵憲撰寫《日本雜事詩》的兩個目的，介紹日本民風已完成其歷史任務，介紹明治維新則發揮了極其深遠的歷史影響。

### 三、新詞參照係數之二：梁啓超的三個報刊

要具體衡量《日本雜事詩》中新詞的歷史影響，我們還需要借用梁啓超在1896年至1907年間主編的《時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作為參照係數。這三個報刊是當時維新派最重要的喉舌刊物，目的是開啓民智，傳播新知，促使國人認識世界，走向世界。《時務報》於1896年8月至1898年8月在上海出版，梁啓超任主筆，並負責主要編務。<sup>27</sup> 戊戌政變後梁氏流亡日本，1898年12月在橫濱創辦《清議報》，至1901年12月出滿100期，因報館火災停刊。1902年2月，梁氏又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至1907年11月停刊。梁氏在這兩個報刊都負責主要編務，也撰了大量文稿。本文選梁氏這三種報刊作為參照係數，主要是基於以下幾種考慮：

1. 黃遵憲與梁啓超的關係。黃、梁二人關係密切，非比尋常。自二人在1896年結識開始，黃遵憲即一直對梁啓超發揮重要影響，其程度不在身為梁氏師尊的康有為（1858-1927）之下。<sup>28</sup> 黃氏在維新派中是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梁啓超進《時務報》任主筆是由他延攬的，梁氏在《時務報》主筆政和後來主編《清議報》、《新民叢報》，在各方面都受到黃遵憲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中運用新詞，肯定會影響到《時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又借這三個報刊而進一步發揮影響。<sup>29</sup>

2. 《時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出版的十二年間，是中國近代新思潮傳入的高峰期，也是新詞出現的高峰期。事實上這三個報刊正是新思潮和新詞的溫床，用來作為衡量《日本雜事詩》影響的參照係數，應是很恰當的。

3. 《時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這三個刊物在當時流傳至廣、

---

27 梁氏於1897年10月離開《時務報》館，應黃遵憲之邀到長沙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但仍為《時務報》撰稿不輟。

28 參蔣英豪，《黃遵憲師友記》，頁108-113。

29 馬西尼在其《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中評介黃遵憲《日本國志》對梁啓超的影響時說：「後來，黃遵憲著作成了梁啓超所用日語詞的一個重要來源，這些詞後來進入了現代漢語詞彙。」見頁120。可惜馬西尼在討論中忽略了《日本雜事詩》這本出現更早、流傳更廣的書。

銷數甚高，影響力至為巨大，是以量化方式衡量《日本雜事詩》新詞的重要性的理想參照係數，可以準確地看到《日本雜事詩》新詞的影響。

4.梁啓超對《日本雜事詩》相當重視，1897年他編集《西政叢書》時，即把1885年梧州重刻本《日本雜事詩》收入叢書。

以下我把《雜事詩》與梁氏三個報刊新詞對比的結果，分成「源自西方」與「源自日本」二類，列在下面（見表五、六）。為省篇幅，不見於三報的新詞不予列出。

表五 《日本雜事詩》源自西方的新詞在三報出現次數

詞目	《時務報》 出現次數	《清議報》 出現次數	《新民叢報》 出現次數	三報出現 總數	備註
帝國	42	388	742	1172	
民權	50	208	446	704	
馬鈴薯	0	1	5	6	
寶星	81	8	25	114	
營業稅	1	4	4	9	
元老院	24	24	65	113	
民法	2	26	82	110	
消防	1	0	1	2	
統計表	0	14	21	35	
理學	15	24	11	50	
礦學	26	2	16	44	
文憑	36	15	30	81	
士官學校	14	3	12	29	
自由	86	1010	3000	4096	
自由黨	27	115	141	283	
共和黨	24	15	23	62	
醫院	78	16	56	150	
博物館	2	7	18	27	
新聞紙	96	41	95	232	
淡氣	19	1	6	26	
重學	16	3	7	26	
光學	10	1	9	20	
化學	98	16	156	270	
數學	9	6	71	86	

植物學	5	2	24	31	
卒業	24	38	177	239	
中學	72	39	128	239	
師範學校	0	0	13	13	
十字架	0	0	6	6	
西曆	24	0	10	34	
國旗	50	49	87	186	
自來火	20	0	7	27	
博覽會	16	30	42	88	
立憲黨	0	1	10	11	
改進黨	1	28	36	65	
紙幣	26	13	60	99	
墨西哥	35	43	71	149	
歐羅巴	40	49	135	224	
海軍	428	547	729	1704	
陸軍	321	400	590	1311	
操練場	1	0	0	1	
法蘭西	17	74	315	406	
佛蘭西	1	13	24	38	
天堂	0	2	7	9	(基督教)
警視	1	2	14	16	
消防局	1	0	0	1	
病院	12	20	53	85	
剖驗	7	0	0	7	
新聞	55	251	241	547	
飛電	1	5	10	15	
輕氣	2	7	25	34	
炭氣	2	4	5	9	
養氣	6	14	53	73	
電氣	93	28	78	199	
德意志	13	94	263	370	
法學	23	14	243	280	
耶穌	45	17	80	142	
十誠	1	2	0	3	
畫學	0	1	1	2	drawing
動物學	2	3	29	34	
機器學	7	0	1	8	

留學生	5	12	284	301	
地球圖	2	0	2	4	
幼稚園	1	2	22	25	
寫真	1	3	17	21	
男女同權	0	1	7	8	
淡巴菘	0	0	5	5	
日耳曼	18	44	227	289	
美利堅合眾國	1	1	3	5	
亞西亞	17	9	3	29	
和蘭	24	27	37	88	
條約	441	727	861	2029	
維新	108	596	387	1091	
庫頁島	2	0	3	5	
費雅喀	1	0	2	3	
俄羅斯	78	131	353	562	
公使	414	821	1006	2241	
印紙	8	0	5	13	
課稅	16	19	39	74	
酒稅	8	0	8	16	
煙草稅	1	0	0	1	
新聞	55	251	241	547	
英文學	0	0	3	3	
海外留學生	0	0	2	2	
地學	33	7	43	83	
米利堅	1	2	0	3	
給假	6	0	2	8	
五大洲	9	17	17	43	
北緯	32	14	34	180	
東經	26	6	13	45	
議院	554	286	1100	1680	
議員	151	176	532	859	
上議院	63	15	59	137	
下議院	117	42	225	300	
祝炮	0	0	4	4	
性理學	9	2	2	13	
英語	68	33	57	158	
煙草	11	12	45	68	

西醫	2	5	7	14	
電音	131	26	2	159	
電氣報	2	0	0	2	
寒暑針	0	1	10	11	
度	6	13	6	25	(經緯度)
度	10	2	9	21	(溫度)
農學	43	7	35	85	
煤礦	79	30	90	199	
外務省	13	21	25	59	
內務省	3	6	20	29	
大藏省	8	7	16	31	
陸軍省	9	14	21	44	
海軍省	10	21	12	48	
文部省	8	1	77	86	
工部省	1	1	4	6	
司法省	2	1	4	7	
宮內省	3	0	20	23	
調查局	0	0	4	4	
賞勳局	0	0	1	1	
法制局	0	0	2	2	
東京大學	0	1	0	1	
創世記	1	0	7	8	

表六 《日本雜事詩》源自日本的新詞在三報出現次數

詞目	《時務報》 出現次數	《清議報》 出現次數	《新民叢報》 出現次數	三報出現 總數	備註
天皇	4	40	137	181	
片假名	2	0	0	2	
料理	0	0	1	1	
人力車	2	4	2	8	
檀那	0	0	1	1	
奧姑	0	0	1	1	
料理	0	0	1	1	
玉子	0	0	1	1	
東洋車	17	1	4	22	
相撲	0	0	5	5	

吾妻鏡	0	0	4	4	
明治	107	112	422	641	
藩士	12	2	11	25	
物語	0	0	8	8	
大和	1	8	13	22	
富士山	1	1	4	6	
琵琶湖	1	0	2	3	
太政官	2	2	14	18	
町	1	1	24	26	
番地	0	0	2	2	
漢字	1	4	6	11	
支那音	0	1	0	1	
日蓮	0	0	3	3	
官許	1	2	0	3	
櫻花	0	8	14	22	
櫻茶	0	0	1	1	
箱館	10	0	0	10	
和歌	3	2	11	16	
萬葉集	0	0	1	1	
漢醫	0	0	2	2	

從上列二表可見，《雜事詩》中概念源自西方的新詞，其在《時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三個報刊出現的次數，遠較日本固有語詞的新詞為多。概念源自西方的新詞共有 145 個，在三報中出現的有 120 個，佔 82%。日本固有語詞的新詞共有 153 個，在三報中出現的只有 30 個，佔 19%。這說明了，黃氏撰寫《日本雜事詩》的兩個目的，其介紹明治維新的新事物的影響是較深遠的。其次，這些新詞的出現頻率也很高，大部分都出現十次以上，可見這些新詞在三報中多已成為常用語詞，其出現不足十次的，只有 51 個，其中大部分是源自日本的新詞，而出現超過一百次的高頻率使用的新詞，有 40 個。這些近代新詞進一步成了現代語詞而沿用到今天的，為數也不少。以 119 個源自西方的而在三報中出現過的新詞為例，其中 65 個是我們今天仍在用的，其所佔比率達 54%。

由上述統計數字可見，以《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及梁啟超三個報

刊為參照係數，可以具體地說明《日本雜事詩》與近代漢語新詞的關係。黃遵憲在一百二十多年前要介紹日本明治維新新事物的心願和努力，在我們現在日常用的語詞中受到充分的肯定。

#### 四、結 論

近代漢語新詞出現的一個重要模式，是以日本為引入新詞的中介站：外國新概念新事物先傳入日本，日本人利用漢字為這些新概念新事物命名，而中國人則從日本把這些新詞搬回老家。<sup>30</sup>《日本雜事詩》是早期大量從日本引進新詞的嘗試，因著此書的流行及黃氏對維新派的影響，這種模式遂在中國得到肯定。如上文所述，黃氏介紹日本新事物的心志是很迫切的，早在《日本國志》面世前十六年，黃遵憲便以《雜事詩》作為《日本國志》的預告篇，把他希望憑著撰寫《日本國志》要達到的目的提前實現。《雜事詩》已成功完成向國人介紹新日本的目的，<sup>31</sup>而《雜事詩》在介紹日本維新的同時，率先把大量新詞帶進近代漢語，又使一些前此已出現的新詞廣為中國讀者所熟悉，並展示了一個後來廣受學界接納的吸收新詞模式，影響其後幾十年漢語新詞的產生。<sup>32</sup>近代漢語創造新詞的運動，波瀾壯闊，渠道眾多，觀上文所論，則《日本雜事詩》在輸入新詞的重要性及黃遵憲在這方面的貢獻，都是應該受到肯定的。

---

30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頁79-80。

31 1880年5月17日，黃遵憲在東京墨江畔大河內輝聲（源桂閣，1848-1882）家中與龜谷行（1838-1913）筆談，龜谷行在談到《日本雜事詩》時說：「閣下之書，敘櫻花之美，兒女之妍，使讀者艷想；此書一行，好事之士，航海（而來）者（必）年多於一年。」見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頁319。龜谷行的話算是說對了一半：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中國人為了尋求救國的途徑，游學、留學日本者不絕於途，他們不少便是按著《日本雜事詩》的指引，踏著黃遵憲的足跡而來的，而並非為了「櫻花之美，兒女之妍」到日本。

32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學界在譯名問題上有「取日人之譯語」與「自創新學語」兩種取向，前者以留日派為代表，後者以留英的嚴復（1853-1921）為代表。1904年，王國維（1877-1927）作〈論新學語之輸入〉，肯定了借用日文譯詞是漢語創造新詞的最可行途徑。見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載《王觀堂先生全集》（臺北：華文出版公司，1968），第5冊，頁1741-1748。歷史證明王氏的看法是正確的。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清·張斯桂，《使東詩錄》，載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
- 清·黃遵憲，《日本雜事》，載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
- 清·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載求自強齋主人編，《西政叢書》，上海：慎記書莊，1897。
- 清·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清·黃遵憲著，鍾叔河輯注校點，《日本雜事詩廣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時務報》（1896-1898），臺北：京華書局，1967。
- 《清議報》（1898-1901），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 《新民叢報》（1902-1907），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 二、近人論著

- 王 飆 2002 〈從日本雜事詩的修改看黃遵憲思想的發展〉，載嘉應學院黃遵憲研究所選編，《黃遵憲研究資料選編》，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 王仲厚 1959 〈黃公度詩草外遺著伏聞〉，載鄭子瑜編，《人境廬叢考》，香港：商務印書館。
- 王國維 1968 〈論新學語之輸入〉（1904），載《王觀堂先生全集》，臺北：文華出版公司。
- 王錫祺 1985 〈《使東詩錄》跋〉（1893），載《走向世界叢書·十》，長沙：岳麓書社。
- 王蘧常 1990 〈嚴幾道年譜〉，載牛仰山等編，《嚴復參考資料》，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
- 吳天任 1972 《黃公度先生傳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吳天任 1985 《清黃公度先生遵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岑麒祥 1990 《漢語外來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周作人 1959 〈論黃公度的日本雜事詩〉(1937)，載鄭子瑜編，《入境廬叢考》  
香港：商務印書館。
- 姚德懷 2001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序〉，載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近現代  
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2001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  
社。
- 馬西尼 (Masini, Federico) 著，黃河清譯 1997 《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  
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高名凱、劉正琰 1958 《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梁啟超 1981 〈嘉應黃先生墓誌銘〉(1909)，載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入境廬  
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章太炎 1902 〈文學略例〉，載《新民叢報》15號。
- 黃遵憲著，實藤惠秀譯 1969 《日本雜事詩》，東京：平凡社。
- 劉正琰、高名凱、麥永乾、史有為 1984 《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  
版社。
- 蔣英豪 2002 《黃遵憲師友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 1968 《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東京：早稻田大學  
東洋文學研究會。
- 鍾叔河 1981 〈千秋借鑒吾妻鏡——黃遵憲和他介紹日本的兩部書〉，載黃遵憲  
著，鍾叔河輯注校點，《日本雜事詩廣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Kamachi, Noriko. 1981.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midt, J.D. 1994. *Within the Human Realm: The Poetry of Huang Zunxian, 1848-  
19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ben zashi shi* and New Chinese Words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Ying-ho Chiang \*

### Abstract

The first edition of Huang Zunxian's 黃遵憲 *Riben zashi shi* (日本雜事詩 *Miscellaneous Poems on Japan*), with 154 poems in total, was published in 1879, with its final edition being published in 1898 with a total of 200 poems. This book was closely related to *Ribenguo zhi* (日本國志 *Gazetteer of the Nation of Japan*), Huang's *magnum opus* which was completed in 1887 and published in 1895. In fact *Riben zashi shi* was the versified version, the popularized version, and a preview of *Ribenguo zhi*. While the latter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scene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former was much more popular and spread far and wide. I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as a whole.

*Riben zashi shi* was most noticeable for its massive use of new words, more than 400 in total, scattered in the poems and the annotations, among which 150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and 300 were Japanese words. This was an early large-scale attempt to transmit new words from Jap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ben zashi shi* and the appearance of new word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sing *Jin xiandai hanyu xinci ciyuan cidian*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辭典 *An Etymological Glossary of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Words*, 2001) and *Shiwu bao* (時務報 *The Chinese Progress*), *Qingyi bao* (清

---

\* Ying-ho Chi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議報 *The China Discussion*), and *Xinmin cong bao* (新民叢報 *New Citizen Journal*), the three periodicals edited by Liang Qichao 梁啟超 between 1896 and 1907, as references. It is confirmed that *Riben zashi shi* was an important medium through which Huang Zunxian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roduction 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of new words which contained new ideas and new knowledge about the outside world.

**Keywords:** lexicology,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new words, Huang Zunxian 黃遵憲, *Riben zashi shi* 日本雜事詩